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以生之。亂之。而以治。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成。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之。國。可。其。乎。

管子卷第十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

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

杲乎如登於天

杲。明也。杳乎。

如入於淵。淖

女。教反。

乎如在於海

淖。洧也。

卒乎如在於已

楊慎評駕精氣入微莊生繪風風斯下矣。朱長春評內業玄所謂內淨釋所謂內典也專上譚

道
悔工享評此
篇論理有精
妙處錄其佳
者

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

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

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春通

定慧得果。春演杲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

如在。已四言。寫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

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

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

矣。且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

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

耶。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春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

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

利。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

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

李泌評神固
無方

管子
卷之六
二
七
齊歲辰

死類達評不復不舍精微抉玄

沈鼎新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夕區別

張嶠評心靜理氣得養氣

而人不能固

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

其往不復其來不舍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

今謀欲尋於道則不

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

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

方寸虛道淫淫乎與我俱生

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之君子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

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

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於心即與我生

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日卒在心日淫淫生登假知岸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

心靜氣理道乃可

止

若靜心則氣自調埋故道來止也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

人得之生則道在

人故不遠也

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

是故

卒乎其如可與索

推尋其終以可與索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

及

窮之則眇眇然無所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

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

修心

靜音道乃可得

春通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

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

正形也

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舍人之所失以成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

以成也

宋養純評口縫纒開落落乘可微會此旨

蘇軾評起語
便與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知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

不為人之安靜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

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

思生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

日無思慮營營日不可以思日多知為敗日無知無

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于

死乎死之為生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而有思有

知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

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安心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失能

君萬物無心為有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

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

郭正域評不
變不移極
之宗

評止
生而止
于道人
六矣

葉水心評無
為有君故不
易而神智生

朱養和評壇
五瓦礫無非
身

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

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

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夫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

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

至者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惑

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貪物則不以官亂心。貪官則

則無差忒。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

一來莫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也。謂神敬除其全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

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待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

慮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

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

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

於九州蟠。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我心治官

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

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

長正評以心
治官方能解

卷一
五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

表之神。定其元神。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

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

死。亂則凶禍。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

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

不有竭涸。故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

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

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感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

則外不逢天菑。不遇人言。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春通不逢不遇。解在莊子

薄水非其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

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春演皮膚耳目筋骨四驗

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徵。神藏其中。

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

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乃能戴

大圓。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鑑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敬

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

道。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

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宋長春評凡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中論道時摠雖不一且精于微未妙于化猶以識入非以神解有之無非無之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寬舒則必堅必固

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逐淫澤薄逐淫邪既知

其極反於道德知道自隆則全心中不可蔽匿有

內必形和於形容心和者見於膚色內暢者善氣迎

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

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心氣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

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

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

乃能比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

懲過非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

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能搏乎能一乎搏

則自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

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

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人者也春通逐逐役不休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

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人無耶即

沈維垣評氣能結聚則變此不窮

管子卷之六 七

曾彥評精氣
之通天地一
體何况于鬼
神

何俊良評
忘樂忘絃
希然穆然

神為通
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

其力蓋由思之不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

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

而成也。春通鬼神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春通何思何慮多知為

敗。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

也。憂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

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制者不割善沒者不溺

言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

也。言能節食適思常。凡人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和

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演和乃生天之為也察

知。養其所不。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胸論治在心。

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

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

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擅

和法莫甚
五欲二凶

正評詩樂
禮敬非非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

也。春通精不見。徵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

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凡人之生也。

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

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

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攝骨枯而血涸。大

謂過於飢。血涸。謂。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攝得中。則和

血銷滅而凝。沍。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

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

度。乃為之圖。圖之令。飽則疾動。飢則廣思。

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

則忘其飢。老則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

四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遯竭。令老。則益困而遯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

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大心而敢。心既浩大

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又能勇敢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

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

以養

加鼎新評太
和委和少此
一脈便不生
故言憂怒悲

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憂悲喜怒。道乃無處。

九

而歡先之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春通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

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

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

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旬中無敗。謂廢理丞達。屯聚泄散。故旬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

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節

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故不新成。故旬中無敗。節

欲之道。萬物不害。

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傷真評內業
數章參同道
德無以過之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禪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在梁父東。處義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管子書意
天不類

周正評封禪
諸山敘列周
悉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集水心評會
之三天是龜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即也鄒音

臚鄒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

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鷦鷯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鷓鴣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亭評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匡之正也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若心侈侈則不

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祿可致而不可致之物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鷓鴣之

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

地曲新評無
軒瑞而欲封
禪則後心空

之謂也。可。臣大。臣。率。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稷篇二

宋長春評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手亦時有此中佳者入古度者不足攬

本義純評仁義大所以富區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種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亾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戰評戰勝。攻取無如得人守。

何從良評重。實有勇夫何。况精材。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實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曰三倍不遠千里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

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

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以能識之也春通

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

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

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

者預見其患矣

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為君視聽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誠信

然後為君視聽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苟不人不信則守

三闕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

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

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

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

揚其許以不識日小則識日進以戒子習也

物潛觀三則益知民不

評四者
道之

此
情

管仲
華百英粉

博士
時易是
時之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慎此四

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以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

之理國，恐其太少。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不在寡少也。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

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

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

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

不但如是而也

更有何事。以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自

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

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

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

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堅中外，正嚴

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桓公曰：善哉。牧

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

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

百川之流，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

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

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

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

夏商評轉移
夏商評轉移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

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

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

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

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

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

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

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

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

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

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

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遺繆。然遠二三子。遂徐

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道繆矣。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

王天下。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

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且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晦士享許桓公不能王管

子豈不知而

待鮑叔牙鮑

叔牙又豈不

知而待賓胥

無特以桓公

九合諸侯之

後念頗自矜

而羣下進諫

管子 卷十六 十五 七齊歲反

不能不根于
世澤之薄而
王之難也此
善引君子道

凡此新評孰
親中自有

參長春評傳
為棧二千餘
桑禾工千順
美浩浩平工
于下士此小
賜之萬言與
澤澹古音語
自謂芳芳不
云

劉總評先愛
九定語窮源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

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王賈左王賈左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勝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

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省而嚴誅。數省

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及於身。二世嚴

望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

執也。弑謂君之國。吸乎公怒木也。殺親也。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

木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

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

則君子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喻君子用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

十六
花齋藏版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

惡竟外之不善者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必有置也

鄰之敵國國強故可以危鄰國然後有廢也巴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利能

巴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祝鳧已疵獻

胙祝祝史鳧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若之

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公不說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復猶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

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駿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泚古盤字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五鼎新評君
行善名方能
疾去虛
實是謂

優士享評昔
衛懿公為狄

人所殺食其
肉而舍其肝
其臣弘演出
使還報命于

肝自到腹實
而納認公之
所於是桓公
聞而存衛使
言有若臣管
仲得不救乎

衆長春評粟
未兩喻即隰
管之品也粟
之粟利用守
天之和利用
合故九合一
臣仲能之仲
死而齊戎車
亦何容易乎

短耳隰死而
三豎造五公
子爭國而霸
遂哀然則守
亦何容易乎

周元會評事
亦奇詭

三。三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皆不滿足。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卷若城。苗之繼若在外有兵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煦煦。胡緝也。平

何其孺子也。煦煦。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茲勉同。天下得之則安

人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此其可比為命。

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關然止。睜然視

關。住立貌。睜。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沈德培評仲
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長濟評後在
仲後何以云

士亨評以
管之之才而
難師智于
婢詩曰米封

亦非無以下
禮神之謂也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于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商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于國多。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仇讎之恩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李公評善字

楊慎評言脫
口不郵而
傷蟻為兒竹
為蕭可畏哉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

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於是乃令

日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

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饋者延而止饋謂贊引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縷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

足搯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搯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

對即知其言莒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

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管子卷之六 二十一

子同之同伐首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

矣。

此段文字係新刻豐城... 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